

李唯 / 著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1
中华民谣	1 1 4
五号油田在山里	1 5 7
远方来的青海客	1 8 3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2 3 1
腐败分子潘长水	3 0 8

看着我的眼睛

—

人民警察肖海亮那天晚上情绪很亢奋，想和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刘娅发生性关系，被刘娅拒绝。刘娅的拒绝方式是在推搡抵抗中情急之下狠狠打了肖海亮一个耳光，把肖海亮打成了情绪正常。肖海亮冷静下来后，羞愧地说：“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刘娅嚶嚶地哭了，哭着说：“没关系，以后你再别这样了。”

肖海亮和刘娅在现代青年里要算是比较保守的男孩和女孩了，俩人好了一年多，最终还坚守着不越雷池，这在现代的情侣里是不可想象的，好多人刚认识几天就上床了。刘娅的父亲是本市的市委书记，作为本市的第一千金，刘娅从来都是被注目的焦点，因此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必须在行为方面要备加注意，稍有一点点不轨就会给父亲脸上抹黑。刘娅甚至迄今为止没有到发廊和美容院去做过一次头发，她从来都是自己在家里洗头，也从来没有有一

次把指甲涂成红色或银色，她的一双手什么时候伸出去都是天然的白净，让人联想到白云清风小溪流水之类很清纯美好的东西；刘娅在二十三岁以前没有谈过男朋友，几乎是创造了本市女孩中的一个奇迹。她一直在好好读书，读完本科又读研究生，而后是好好在单位工作；举止谦和、清雅和持重，刘娅的口碑在本市非常的好，被公认是淑女风范，大家闺秀，被很多的母亲们作为训诫女儿时的楷模。刘娅因此在选择男友方面更是格外的慎重，因为这是最容易让人说长道短甩闲话的，而且本市不知有多少人都在看着刘娅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肖海亮最终被选中，除了肖海亮是警官大学毕业的同时也是硕士研究生外，更因为肖海亮在如今的男孩子里是难得的老实和本分。肖海亮甚至在二十五岁以前都没有谈过女朋友，他更是一直在好好地读书。肖海亮和刘娅谈朋友后不久，一日，俩人去郊外漫步，在蹚过一条小河时刘娅摔了一跤，两手沾满了河边的泥巴。刘娅在懊恼之余来不及多想顺口就叫肖海亮到她小包里去找找看有没有卫生纸给她拿来擦擦手，她自己不方便去拿。肖海亮从刘娅的小包里一找就找出了一包卫生巾，他想都没有想，坦然地就撕开拿来给刘娅擦手。刘娅的脸顿时红得像面五星红旗。肖海亮瞧着刘娅的表情还很奇怪，觉得你让我给你拿卫生纸擦手我给你拿来了你有什么脸红的？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更不认得卫生巾，他以为这就是卫生纸，只不过比他平时用的卫生纸要厚一些有弹性一些。刘娅弄得脸通红但悄悄地笑了，笑得很有一些幸福，越发感到肖海亮真是清纯，像纯净水似的。在以后的交往中，肖海亮果然是非常的规矩和老实，追求上进，极为认真地工作，一点邪门歪道都没有。刘娅一直认为肖海亮对男女那方面的事想都不会去想的。

肖海亮其实是想的。他其实一直都很想和刘娅有肌肤之亲。和所有正常的男人一样，他渴望进入刘娅的身体里去。他虽然不认得卫生巾（当然后来他也认得了），但二十多岁的发育很好的身体使他每次和刘娅亲吻之时，这种渴望都尤其强烈，有时候他的肌肉都会因为激烈投入而痉挛了。肖海亮每次和刘娅亲吻之后，他小腿肚子甚至都会有一种很酸乏的感觉，像跑了很长的路一样。肖海亮一直在克制自己，这是因为刘娅太圣洁了。刘娅每次和肖海亮亲吻都会紧紧地闭上眼睛，像一只怕惊吓的小兔儿躲在眼睛闭起的静谧后面，使肖海亮每每激动起来最终又都不得不每每冷静下去，他不敢也不忍心把这只小兔儿哪怕稍稍地揉搓重了。这一天的晚上，刘娅的眼睛是睁开的，她第一次睁大着眼睛一边亲吻一边甜蜜地看着肖海亮。因为今天是肖海亮的生日。刘娅把自己的柔情蜜意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肖海亮。肖海亮被这双眼里的情媚燃烧得腋窝下都出汗了，像大河涨潮冲决堤岸再也不能自控。于是让刘娅的一个耳光把他打退了潮。肖海亮冷静下来后，觉得自己很坏，像一个手和脸都很脏的孩子在圣洁的刘娅面前无地自容，他低着头坐在床上羞愧地不说话。

刘娅难过地看着肖海亮。她并不觉得肖海亮有多么坏。她虽然没有生活体验但毕竟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看过很多书知道这是男人正常的生理反应。她只是不赞成肖海亮这么做，她坚持要把双方的第一次完美地奉献在新婚之夜。她看着无地自容的肖海亮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他。这种事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说出口的。

后来刘娅说：“肖海亮我给你放盘音乐吧。”

刘娅就放了一盘萨克斯曲《回家》。这是刘娅最喜欢的一首曲

子。音乐营造的如晚风、炊烟、村头树下、母亲声声呼唤儿女归家般的温馨，让刘娅每次都陶醉得想哭。刘娅想让肖海亮松弛一下。于是《回家》就像水一样温柔地在刘娅的小屋里流淌了起来。

这首灿烂到透明般的曲子却更让肖海亮感到自己思想很脏，行为很无耻，更感觉就像阳光照亮了他的龌龊。特别是刘娅的宽容让肖海亮脸色越发潮红，羞惭加重，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他的呼机响了，是他的上司，分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罗刚呼他。肖海亮大喘了一口气，感觉这真是一个救命的呼叫。

肖海亮说：“我们罗局呼我，可能有急事，我走了。”

刘娅也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大概是最好的转移尴尬的方式了。她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既避免伤害肖海亮自尊心又能把这件事转移过去。刘娅马上说：“那你去吧。明天给我来电话啊。”她把肖海亮刚才脱在床上的警服递给他。

肖海亮说：“行。”穿上警服红着脸匆匆地走了。

俩人谁都没有想到以后的一切事端均由此而起。

二

肖海亮赶到刑警队的时候，才知道罗局呼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急事，罗刚是想让肖海亮跟他一起到“澎湖湾”夜总会以及其他几家娱乐场所去进行例检，例行检查。最近正是公安、工商、文化稽查等几家联合清查加紧扫黄打非的时期。

罗刚看肖海亮的脸色不好，说：“小肖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肖海亮说：“没什么。”他说着还下意识地去看了一下办公室

墙上的镜子，镜子里映出他的脸色果然难看，两腮和颧骨处泛着潮红，像肝病患者那样病态的红，那是因为心潮翻动且久久难平在皮肤下的淤积。

罗刚说：“小肖你是不是和刘娅吵架了？”

肖海亮说：“没有。”他确实也没有吵。

罗刚又细细地观察了一下肖海亮，诡秘地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了，小肖你刚才是不是想和刘娅那个，刘娅没同意，弄得你挺难受的，对吧？”

肖海亮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他一说出口，立刻懊丧后悔得要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什么话在嘴里都留不住！肖海亮一直为自己平时不会很圆熟地说谎和遮掩而很苦恼，他觉得无论他做刑警工作还是平时做人，适当地说一些谎话和进行一些遮掩都是极其必要的，但他每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本性难移地一下就清亮见底。肖海亮尴尬和难堪的样子更让罗刚证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罗刚大笑，有些得意，然后说：“小肖，我并不是瞎猜的，我是根据你的面部表情的特征来判断推测的，我是有根据的，我给你说说我判断的依据，这有些下三烂儿，你可千万别生气。”罗刚说他十几年来办过大概九起强奸未遂的案子，其中有四起的案犯是在案发后十分钟之内抓获的，案犯共同的特征是面色异常，脸色淤红，眼内晶体因血红素增加而模糊。从生理学来说，这是因为人的情绪当时激烈冲击之后，肾上腺素使毛孔大量充血，它不会马上消退，它有一个短暂的滞留期，这都会在面部、胸前、腋窝下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上反映出来。罗刚再三对肖海亮解释让他可别生气，说这样举例有些下三烂儿不合适，但从侦查学的角度来

说也是这么个理儿。肖海亮越发地尴尬和难堪，想自己十来分钟以前可不就是非常的激动且有些强行嘛。肖海亮虽然难堪但不能不佩服罗局。罗局是个老刑警了，眼睛很毒。罗刚看着肖海亮难堪的样子更笑了，说：“这没什么，这说明你是个男人，你要不那样你才不正常哩！我估计你就是太腼腆，刘娅一拒绝你就不敢了，是不是？其实小肖，你当时坚持做就做了。你做了，女同志反而会更死心塌地爱你。我跟我老婆就是先斩后奏，我老婆爱我就像向日葵爱太阳一样。你别看这话儿糙，它就是这么个理儿！小肖，下回你再跟刘娅，你别这么腼腆，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当刑警的老跟社会底层打交道，说话都糙，罗刚也不例外。而且罗刚是肖海亮和刘娅关系最积极的促成派，老给肖海亮出谋划策，想让肖海亮赶快把生米煮成熟饭。罗刚的话让肖海亮本来已经渐渐退去红晕的脸上又是一片潮红。

肖海亮脸色还带着潮红地跟罗刚去了“澎湖湾”。“澎湖湾”的老板叫李毅。罗刚一进去就大咧咧地往包厢沙发上一坐，说：“李毅你这个狗头最近又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没有，你赶快交代，我办你丫的！”

而李毅一边指挥小姐把啤酒饮料小吃什么的往茶几上端，一边说：“我怎么没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他妈专门就是干违法乱纪的，我这里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十项全能，你赶快办我，你不办我你是我孙子！”

肖海亮坐在一边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反了！哪有一个夜总会老板敢这么对公安局长说话的？！肖海亮只等罗局拍案而起，他就准备上去铐李毅，就像罗局说的：办他！

罗刚却哈哈大笑，没有动怒反而让李毅骂得很开心。李毅不

笑，还说：“我说的是真的，我这里就是有卖淫嫖娼的。”说得罗刚越发乐不可支。罗刚看着肖海亮诧异惊愕的样子，就给肖海亮解释：“李毅跟我挺熟的，我们俩老逗。”他又骂李毅：“李毅你他妈别胡说八道，这还有年轻同志哩！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先站稳了再听，这是肖海亮，我们刑警队的，我这个部下可是刘书记未来的女婿！”罗刚说的时候很有一些得意。罗刚经常这样向别人自豪地介绍肖海亮，而且到哪都愿意带着肖海亮，让旁人产生出几分恭敬来。

李毅郑重起来，他闻言一震之后立刻停止了玩世不恭，对肖海亮露出郑重的笑，过来握着肖海亮的手道：“啊哟，抱歉抱歉，不知道是您，满嘴跑火车！”他又玩笑地说：“这简直是当着刘书记的面胡说八道！”然后他热情地把一盘荔枝推到肖海亮面前让肖海亮吃，而刚才他只把荔枝放在罗刚面前。

肖海亮很难受。他十分不情愿把他和刘娅的爸爸联系在一起，让大家说他攀附豪门占了多大的便宜是吃软饭的。肖海亮迄今为止只去过刘娅家一次，那是刘娅非逼着他去见见她的爸爸妈妈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肖海亮故意做出很孤傲的样子，不像是来相亲的倒像是来讨债的。刘娅倒了一杯茶悄悄让肖海亮给她爸爸送去，让肖海亮跟老头近乎近乎。肖海亮却说：“我不能去送。”刘娅说：“一杯茶嘛你怎么不能去送？”肖海亮说：“我就是不能去送，我一去送我就没人格了。”刘娅气了，说：“就算是尊敬长辈去送杯茶这又牵扯到什么有没有人格了？”肖海亮强硬地说：“此时此地，这就是有一个人格的问题。你爸爸要是蹬三轮的，让我现在给你爸爸去洗脚我立马就去！反正我不去送。”刘娅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自己端着茶给她爸爸送去。后来连刘书记都生气了，对

刘娅的妈妈说：“我怎么看这小子是个犟种啊？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刘娅的妈妈也说肖海亮不好，让刘娅慎重考虑。这些话肖海亮当时在里屋都听见了。他听见了以后很高兴，他就是希望刘书记和他的夫人能强烈反对他和刘娅好，最好能强烈到因为刘娅不听话而把刘娅从家里赶出去，和刘娅断绝父女关系，然后他就对刘娅非常地好，好到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女人那样好的，再然后他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刘娅结婚，和刘娅相亲相爱到永远，让大家都看清他们的结合里根本就藐视权贵而只有纯洁爱情的光芒照亮心灵，让大家都以敬佩的眼光看着他和刘娅在患难中的幸福。这些幻想的情节肖海亮都是从小说和电视剧里看来的，他渴望能成为那样人人敬重的爱情英雄。但肖海亮的企图没有得逞，刘娅后来对她爸爸说：“他就是想证明他一点儿都不想沾您。您看看您周围那些成天围着您转的人，有一个是没有企图的吗？就凭这一点，我就要跟肖海亮好！”刘书记想想，也笑了，说：“好，你让他来家吧，你跟他说，他来了，我给他端茶！”肖海亮没有敢再去，他自然也不敢让书记岳父大人给他端茶。

罗刚又对李毅得意地说：“我们小肖，刘书记是很喜欢他的。刘书记拿他当儿子！”

李毅说：“是吗！”他说这一声“是吗”，表情十分的夸张，是那种惊讶、赞叹、仰慕、了不起、认识肖海亮很荣幸等等集中在一起的抒发。他夸张地对肖海亮抒发他的敬慕，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罗刚的得意感。李毅是个做得很熟练的商人。

肖海亮受不了了。他红着脸对李毅说他要上厕所借机走了出去。在夜总会厕所的马桶盖上，肖海亮整整坐了七八分钟，到实在因为厕所的味儿太重坐不下去了他才起身回到包厢，他想这样打

打岔罗局和李毅总归是不会再说了，他们应该能看出他的反感。肖海亮回到包厢的时候，他当时本能地看了一下表正是十点二十二分，这是他们当刑警的习惯：总是随时看表记住时间。这个下意识记住的时间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极为重要，成为肖海亮后来在法庭上作证时一个有力的时间证明。在十点二十二分钟回到包厢的时候，肖海亮看到了一件令他惊愕的事情，他当时因为惊愕和意外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肖海亮看到李毅正在给罗刚钱。钱很多，肖海亮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那是三万元，整齐的三摞钱用银行那种纸条捆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露出半截来放在茶几上。而此时屋里一个服务小姐都没有了。肖海亮惊愕之后马上明白这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娱乐场所的老板们定期或不定期地给某些公安要员的保护费。同时肖海亮也明白了李毅之所以那样熟不拘生骂骂咧咧地跟罗局说话，这都是钱铸就的基础。

罗刚和李毅肯定是没有想到肖海亮会这样快回来。罗刚后来自己说他当时以为小肖起码要在外面转悠十几二十分钟，这孩子脸皮薄，让他和李毅说得不好意思了要躲出去避避。罗刚也看出来肖海亮说去上厕所纯属是借口。当罗刚一抬头看见肖海亮已经推开包厢门进来的时候也意外地愣住了，但瞬间的愣怔之后罗刚立刻显出一个老刑警反应极为机敏迅速的素质，他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把他脱在沙发上的警服抓起来盖在钱上，然后佯装拿衣服，把钱一起包起捏在手上，这些他都做得敏捷流畅之极。但肖海亮却悲哀地看着罗局漂亮的动作，心想：罗局您何必呢，我都看见了。

之后的一切都在尴尬中迅速地结束。罗刚抓着他的警服正经

严肃公事公办地对李毅说要他注意，最近正在加紧扫黄打非，要是敢顶风作案是一定要严肃处理。李毅也正经地连连点头说他决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让政府放心。肖海亮则在一旁默不作声。然后三人就握手，道别，离去，做得像演戏一样。

肖海亮和罗刚一直回到刑警大队俩人彼此都沉默着。肖海亮从罗刚沉默的样子知道罗局肯定清楚他已经看见了。在刑警队罗刚办公室坐下的时候，肖海亮又习惯地看了一下表，这时候已是十点四十七分钟，罗刚还不说话，肖海亮也不说话，肖海亮不说话是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而且也不知道罗局会怎么说。又过了几分钟，罗刚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时候已到了十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

罗刚说：“小肖，你会去告我吗？”

肖海亮脑子“轰”地一下，他没想到一上来就这样尖锐而直接。肖海亮以为罗局可能会找理由遮掩一下搪塞一下，比如说这钱是李毅借给他的，尽管都知道这理由苍白得像纸糊的墙一样一捅就破，但这样说起码可以先缓冲一下，让肖海亮和罗刚彼此都有时间好好想想该怎么说和做。罗刚可能就是因为想到这样说肖海亮根本不信所以倒干脆不虚伪遮掩。肖海亮脑子全乱了，他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真没有想到罗局会受贿，而且数额这样巨大，如果说出去罗刚是要判刑的，最少判十年！

罗刚眼巴巴地望着肖海亮，等他说话。肖海亮第一次看见在局里从来都是铁腕人物的罗局眼中头一回有了虚弱感。

肖海亮紧张得心都不跳了，他感觉口渴得要命，想喝水。

就在这时，一个突发事件转移了剑拔弩张的气氛，同时也使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肖海亮和罗刚几乎同时听

见了从隔壁值班室里传来一个妇女凄厉的哭诉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妇女已经抱着一个小女孩冲进罗刚的办公室，说要直接找局长说话，身后的值班民警紧拦慢拦都没拦住她。妇女的神情已近于疯狂，待问清罗刚就是局长时，她“扑通”一声就给罗刚跪下，号啕大哭，咬牙切齿，撕心裂肺地哭喊：“局长啊，你要给我女儿报仇啊！”肖海亮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能把声音喊到那样一种变形的程度，就像钢针在玻璃上划过发出的尖厉颤响，这已经不是人的声音了，这使他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肖海亮开始相信这世界上真有母亲为了孩子能疯了！

接下来案情的陈述便在这位母亲尖利的边哭边喊中凑成了一个大致轮廓：报案的妇女叫刘丽英，是本市原红旗地毯厂的下岗工人，和丈夫离异现为独身，她的女儿叫冯果，九岁，小学二年级，在十点钟左右被人强奸。刘丽英在案发后做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也使后来的案情陷于绝境：她本能地先给痛苦不堪的女儿用温水洗了下身，又涂抹了一些药膏止痛，然后才来报案的，致使可能残留的精斑等现场物证荡然无存。九岁的冯果在猛然遭受这一撕裂的袭击后非常惊恐，神情恍惚，已经不能清楚地描述案发时的详细情况。罗刚和肖海亮只能从刘丽英的陈述中得知：小冯果是在十点钟左右一个人跑到她家附近的西海路大街街口等妈妈回家而遭到强暴的，因为刘丽英下岗后在街上摆了个小摊卖冷饮每晚都要十点以后回来。令肖海亮和罗刚以及所有值班民警愤怒同时也很感羞辱的是：他们公安分局和刑警大队就在西海路上，只是不在街口而在街里，这就是说案犯几乎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个小姑娘撕裂的，这简直就是从老虎嘴里硬把牙拔去了，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这一突发事件使肖海亮和罗刚之间又本能地在瞬间恢复了上下级的关系。鉴于小冯果不能很清楚地陈述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相貌和体态，经验丰富的罗刚马上做出决定，命令：所有在家的民警，包括肖海亮，全部脱去警服摘去警帽站成一排，让小冯果辨认犯罪嫌疑人的个头和长相比较类似他们中间的哪一个。肖海亮毫不迟疑马上就脱去外衣站到墙边去，他想了想又把衬衣也脱去了赤裸出上身来，他想案犯当时也有可能是光着脊梁的，这样或许能帮助小冯果想起一些什么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谁都想不到的。小冯果惊恐地依偎在妈妈怀里，眼睛胆怯地扫向站成一排的警察们，几乎是在几秒钟之内，她就毫不迟疑地做出了选择，明确地指向肖海亮，说：“是这个叔叔。”

这时候还没有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有的大人们全部本能地把小冯果的这句话理解为是“像肖海亮这个叔叔”。肖海亮还笑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像强奸犯，不禁哑然失笑。肖海亮这一笑，所有的民警都笑了，毕竟把身边天天见面的一个同志说成像强奸犯是一件很喜剧的事情。惟有罗刚和刘丽英没有笑，罗刚没有笑是出于他的职业习惯，他从小冯果的指认中想到案犯可能具有的相貌、年龄、体态以及考虑马上就需要做出的侦察方案；刘丽英没有笑是因为她的急切，她急切地追问女儿：“果果，是像这个叔叔吗？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像这个叔叔！”

再接下来便让所有的人都惊愕了。小冯果又看了一眼肖海亮，这一眼让她立时惊恐地大哭起来，像看见了狼一样，她边往妈妈怀里躲边指着肖海亮哭叫道：

“就是这个叔叔！就是他脱我的裤子！……”

这一句明白无误连细节都有的指证产生了爆炸力，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和肖海亮站在一排的警察们都一起盯向了肖海亮，目光开始变得愕然，但这时候仍然还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反应。肖海亮自己的反应是有些犯傻。他又笑了一下，他这时候笑是觉得有些荒唐：怎么说着说着就像真的一样了？！但肖海亮刚笑了一下就不笑了，他发现小冯果的妈妈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刘丽英正像微笑一样地看着他，作为学过侦察学的警官大学的学生，肖海亮知道这是有些脸部皮肤比较紧绷的人怒到极处时的一种反应，脸部皮肤较紧的人在狂怒时会同时扯动眼角、嘴角以及颧骨处的表层皮肤微微上翘，给人一种似乎微笑的感觉。

然后再接下来小冯果就彻底把肖海亮推向了绝境。小冯果接下来哭着说了一个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犯傻了的细节，她说：“叔叔这儿烂了！”她是指着自己嘴角的部位说的，她说的是口疮，她因为不会说口疮而说成是“这儿烂了”。而所有的人都看见肖海亮右边嘴角有一粒明显的上火口疮！这个太具有真实感的细节又是从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嘴里说出，给所有在场的人以极大的说服力，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铁证如山的感觉。连肖海亮都认为这孩子没有撒谎。

肖海亮于是彻底傻了。

办公室里一片静寂。肖海亮在静寂中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一瞬间，他真有些害怕了，有一种当罪犯的感觉，他真有些害怕这种爆发前的静寂，害怕静寂过后会有什么东西劈头盖脸朝他砸过来。

罗刚这时候却笑了起来，他的笑因为在静寂中因此显得格外响亮。这时候罗刚的笑只是本能的而没有后来的那些意思，他就

是觉得这事奇怪得有些荒唐，因为他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只有他知道肖海亮今天晚上从八点半开始到现在一直跟他在一起，肖海亮怎么可能在十点左右去强奸什么小女孩！于是罗刚就本能地觉得好笑地笑了起来。但罗刚只是短促地刚笑了一声就戛然而止，因为他看见刘丽英已经像一头母狼一样朝肖海亮扑过去了又踢又打。

这场厮打的最后停止还是因为罗刚的大喝一声。罗刚对疯了一样厮打肖海亮而所有民警上来拦都拦不住的刘丽英大喝一声：“你放手！我以一个共产党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向你保证：这事绝不是肖海亮干的！因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我可以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你还不放手！？”罗刚的身份和他声音的异常尖厉对刘丽英都有一种震慑力，刘丽英胆怯地停手了，她极不信任地看着罗刚和肖海亮，抱着小冯果又哭了起来。她哭得无比凄厉悲惨，透着一个弱者面对公安权势无可奈何的绝望，令所有其他的警察们都感心碎，同时也让警察们都有了一种愤愤不平感。罗刚对刘丽英说了一些公安局一定会加紧侦破把真正的罪犯抓出来的让她放心之类的话，然后让值班人员开车把刘丽英和小冯果送回家去。刘丽英抱着孩子一路大哭地走后，几乎所有刑警队的警察们都仍然站在罗刚的办公室里不散去，都以一种沉默的盯视望着罗刚和肖海亮。他们想看看罗局到底会不会对肖海亮这个未来市长女婿采取行动。这种集体沉默的盯视让肖海亮头皮都发麻了，他受不了这种集体不信任且带着愤意的眼光。最后还是罗刚发火了，他拍一下桌子又喝道：“干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不是小肖干的你们没听见吗？！你们还不相信我吗？！琢磨什么呢？！都去工作！这事儿我自然有安排！”警察们这才讪讪地散去了。

当办公室又剩下罗刚和肖海亮俩人的时候，罗刚又笑了。这时候罗刚的笑已经有了很多内容。罗刚笑着说：“小肖，现在只有我能证明你不可能作案。”

肖海亮想想也确实是这样，说：“是，现在只有您能证明。”

罗刚说：“还有一个人也能证明你不可能作案。”

肖海亮说：“谁？”

罗刚说：“李毅。”

肖海亮一下就想到了那一包钱，他顿时像自己也被强奸了似的脸憋得通红。

三

这一强奸幼女事件在一个星期后成为了全市的新闻舆论焦点。首先是本市的晚报在《社会广角》栏目里发了一则消息，消息的标题极具爆炸性：《九岁女童被强暴 指证疑犯是公安》。由于这则消息，晚报这一天的发行量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这一消息产生的背景正是刑警队几名干警一起偷偷把内幕告诉了晚报的一名赵姓记者，干警们这样做是出于愤慨不公，心想你当官儿的权大可以把这事压下去，但别忘了还有社会新闻舆论可以监督制裁你哪！赵姓记者则同时还出于新闻卖点，有这样的报道是太好卖报纸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见报。当时正好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刚刚播出了河北霸州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公然枪杀百姓的事件，本市市民和全国百姓一起正恨得咬牙切齿，这则消息真正起到了又将这把怒火燃烧到了万丈的效果，尤其赵姓记者在消息里还点明案发地就在离公安分局刑警队近约